

亭以弔之

漢故梁相費府君碑



梁相費府君碑  
費府君字文為魯大  
禮樂大漢以官司相繼絕而續至梁府君以孝至行  
費府君字文為魯大  
禮樂大漢以官司相繼絕而續至梁府君以孝至行  
費府君字文為魯大  
禮樂大漢以官司相繼絕而續至梁府君以孝至行

騎司費在山亭  
賈民如子先教後罰流  
玄默以化率以忠信

費在山著

雜襍集

聖陶題



一九八九年  
湖州

• 在山居文钞 •

杂 杂 集

费 在 山

※

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州市  
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<sup>编</sup>

湖州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960毫米32开本 字数 200,860字

1989年3月印0,001— 550册

(非 卖 品)

# 雜 雜 集

在以先生所題

俞平伯



九月十九日柳景初閉門思之  
人間誰許一線直空虛自問十年功  
老蔓源松能霜雪夜校出海寧  
望即之清評以爲之役五年六月  
屬七曲感之也也至山回先之也

二十年前學凍涼  
 攤上多糧陌上無  
 桑而今日月換新裝  
 小爾驚忙四季  
 稻香 廠礦安排細較量  
 俯視金閭  
 翹首錢塘二畝子  
 弔煙文亭柳樓江  
 快苦雲底長

一翦梅

七三年舊作

辛亥革命三前年  
 余曾遊學湖州近晤  
 舊友紹解放後湖州之農建設氣象蓬勃  
 喜而賦此頃餘適見名為費在山月鄉  
 索字不計二拙聊以塞責

茅盾



七三年十月

北京

沈雁冰 詩

五十五年復此程  
淞波卅六一輪輕  
應真古塑重經眼  
同學諸生尚記門  
鴨池看殘跡  
杜眠羊涇憶竝肩  
行再來再來沸盈耳  
無限殷勤送別情

在山同志與余通問數載今年五月十五日始覲面於蘇州  
翌日偕訪角直觀保聖寺羅漢古塑近承來書屬書余此重  
到角直之詩為同游紀念意甚殷切爰為書之即希

兩正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葉聖陶





丰子恺 画

# 雜集

費在山著  
啓功題





王个簃 画



作者像 (1987)

# 颐 颐

潘天寿先生展览观后

三天前，子颐来信邀我去杭州参观潘天寿  
绘画展览。

子颐是我近年相识的朋友，温州人，大画家  
家爱涛先生的侄儿，介放前毕业于上海美专，现  
任浙江美术学院，~~教授课~~外，还在校办工厂做  
印木印木刻，有时也握刀来稿。(有)

子颐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搞版画，一幅“闻  
一多像”是他的杰作。此画创作于一九四七年  
间，~~曾~~全国版画展览，~~今年~~展出，~~当时~~被相刊布，  
后来被收入《中国版画选》。去年中央文化部  
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览，这幅版画又入选。  
而我之爱涛子颐，也是以此画为记。潘先生的

一些木印木刻复制的如“翠鸟”“荷花”“水仙”  
“青绿山水”等，也都出于子颐之手，刻得形神  
俱备，~~栩栩如生~~，与原作几可乱真。

昨天上午，子颐放下手上的工作，特  
地陪我参观画展。足足看了两个小时，还是走  
马看花。

我对潘画一向喜爱。一九六二年潘老办年

此五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## 序 言

郑逸梅

我是喜欢撰杂札散文的，操觚以来，瞬历七十寒暑，刊了单行本若干种，祸枣灾梨，贻讥大雅。但有些涉及书画花木，名胜古迹，人物掌故等，觉得尚有差强人意处，也就沾沾自喜了。在我的同道中，有三水陆丹林，他所著如《枫园琐谈》、《革命史话》、《当代人物志》都脍炙人口。南社诗人陈仲陶有句云：“掌故罗胸得几人，并时郑陆两岫嶙”，这溢誉之辞，我是当之有愧的。一自四凶肆暴，丹林被抑郁死，使我凉凉蹢蹢，起道孤无依之叹。今岁初，春寒料峭，索寞杜门，忽费在山同志自吴兴来访，风范雅尔，顿以空谷闻爰，且彼此一见如故，承出示其近作，文采斐然，十九亦属杂札散文。溯往衡今，见闻博洽，那么气类相投，针芥自引，有不期然而然者，他所作几余万言，惜我所窥，仅凤鸟一羽，文豹一斑，殊不餍足，他却笑着对我说：兹正在汇

编查订，拟谋公之于世。我听了欣然色喜，忘其率陋，为草一言，以促其早日成书，俾世之爱好文史者有所借鉴和证考，至于先睹为快，这是我私好所冀，当然更为殷切了。

1985年3月21日郑逸梅序于纸帐铜瓶室

凡物，未以孤癖，而文籍亦未始不喜其非  
胡，集其季际，特于芸本计单了汗，墨寒十少  
入，数古想系，木苏画件及新世有也。那大后  
自出古疏也，伏意入题盖有尚野赏，善姑掌陈  
善祖也，林丹胡水三百，中画同前陈去。了喜  
陈入外也，《古史命革》，《新瓶图陈》吐  
，云自陈陶中刺入新城南。口入吴细雅《志  
器陈》，“陈陶西胡陈和书，入凡陈陶罗陈掌”  
丹，暴陈山四自一。陈陈市之也最陈，陈之善  
之陈天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  
山陈费恩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。又  
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同  
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且  
陈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。陈陈陈陈陈陈陈陈  
陈，陈陈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  
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  
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一  
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陈陈陈陈陈，陈一

## 《费在山朵朵集》序

周颖南

六年前，我曾经在中外报刊上读过费在山先生的一些作品，引起我的注意。不久，我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《朵云》第三期上，拜读叶圣陶翁为他所题的《鲁迅十记》十二韵，圣翁把鲁迅光辉的一生抒写的淋漓尽致，我主观感到，《十记》一定是难得的佳作。于是，我求教圣翁，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，老人来信说：

“所谓鲁迅十记，悉见于全集之中。湖州友人费在山集其有关文房四宝及书画木刻之十篇钞成一册，取以自娱，嘱我题之，盖非出版物也。费在山为湖州王一品笔店之负责人，常有谈毛笔的短篇载于《书谱》，想台从必尝览之。”

我恍然大悟。这是我认识费先生其人其事的开始。他严谨的治学精神，令人感动！

过后，中国中央文史馆王益知老来信，介

绍费先生，附来他的名片，随之，转到他的函件，从此，鱼雁频传。

费先生的热情来信，精辟的文艺作品，使我深受感染。正如圣翁赠我的七绝中所说：

“终竟空邮殊面对”，费先生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一再来信，希望能够欢聚。可是，总是因时间抵触，在北京和上海，都错过了机会。

一九八八年春天，我访问中国古都西安、洛阳，将南下续访上海、杭州，在浙江省旅游总公司总经理王邦铎先生的安排下，我们在花港饭店会面，彼此神交已久，一见如故！无所不谈，心情愉快。

费先生有备而来，携赠不少珍品，玲珑满目，美不胜收，我感到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其中有“王一品创业二百四十周年纪念”毛笔“碧浪”和小楷毛笔“不律缘”，还有“王一品笔庄”特制毛笔“竹剑”，笔杆采用两管衔接，它的另一面刻上“颖南方家法挥，崇堂奉贻”，想的多么周到。一方“怀玉研”，砚还是费先生自怀玉山西坑罗致，携归制成素砚，分赠好友。其手感冰凉，细若肌肤，纹如流水，为我生平所竟见。最耐人寻味的是四幅“丰俞诗画”的彩照，那是丰子恺先生据俞平伯师六十五前的新诗《忆》的意境所作的漫画。

原作已出版，这四幅是丰老应费先生之请复制的，俞师也应他之请，在漫画上亲笔题上《忆》的原作，可谓双璧。

费先生是有心人，他喜爱文艺，也喜爱收藏，举凡诗、书、画、篆刻，都是他搜集的对象。

近几个月，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州市委员会、湖州市诗词学会、湖州市苕溪书学研究会、湖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，先后分别出版了“沈尹默诞辰一〇五周年纪念”、“丰子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”、“俞平伯先生九秩寿辰纪念”、“叶圣陶名誉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”等纪念邮筒，非卖品，广赠海内外各有关人士作为纪念；所有邮筒的题字，都是出自费先生的手笔，殊为珍贵！

费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执着，处处令人赞赏。前日，接到他二月二十三日来信，附了一篇近作剪报：“百束情深——纪念叶圣陶逝世周年”。说：

“这几天正在为自己的小册子《朵朵集》校对，戴上老花镜看五号字体铅字，这才觉察‘吾老矣’，这小册子是‘不求人’自己著、自己编、自己出钱自费印刷的非卖品，成本大约要花去三年工薪的总和，还是一半靠朋友相

助，中国印书就是这样难。”接着，要我为他的著作写一篇序，“以志咱们的友谊”。

我除了衷心祝贺外，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我究竟对费先生的学术成就理解多少呢？但又不忍让他失望，只好硬着头皮执笔。

记得周碧初教授在上海住房的天台上，种了几棵玫瑰，开了灿烂的花朵，于是，开一朵，剪一朵，一一入画，花开尽了，一幅绚丽的油画诞生了。他巧夺天工，赋予玫瑰永恒的生命！

费先生的文章，也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，结集起来，编织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来！

今天，我有幸作为它的一位园丁，不禁浮现会心的微笑！

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于新加坡映华楼